



現代革命故事選

第一支軍號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編

現代革命故事選

第一支軍號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插图：郁青

第一支軍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1789 字数43,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 $\frac{1}{2}$ 插页2

1965年9月北京第1版 1966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60001—160000册

定价（3）0.25元

編者的話

这个集子里所选的十六篇作品，都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和他們的子弟兵——中国工农紅軍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故事。

这些故事生动地描述了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紅軍战士献身革命的英勇斗争。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大都是受尽苦难，不堪阶级压迫而投身革命的贫苦农民，他們在同敌人斗争中，立场坚定，不怕牺牲，往往能出奇制胜。他們从敌人的手里夺取武器和物资，武装了自己，如《第一支軍号》、《两支枪》、《在黄狮渡口》等篇，都是这样的作品。

这些故事，都着重反映了紅軍同人民群众鱼水一般的亲密关系。在艰难的岁月里，群众把紅軍看作自己的亲人，用各种方法支援紅軍打白狗子。他們冒着风险給自己的军队送盐送物资；或者同紅軍一起到深山崖洞里去捉拿地主恶霸。当紅軍轉移陣地以后，他們为了掩护紅軍，为了保卫紅旗，保卫一张布告、一条标语，仍然继续与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使得敌人坐卧不安，如《盐的故

事》、《照路灯》、《王么娃参军》、《新媳妇保红旗》、《红絨衣》等篇。

这些革命的故事传说，是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读物。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1965年8月

目 次

盐的故事.....	1
在黄狮渡口.....	6
两支枪.....	11
第一支军号.....	15
红絨衣.....	20
活捉白眼狼.....	25
红石碑.....	28
火云鳥.....	31
小曾杀猪.....	35
红军的标语.....	39
小保母子.....	42
小司号員.....	46
照路灯.....	55
王幺娃参军.....	62
新媳妇保红旗.....	68
拖死周矮子.....	72

盐 的 故 事

一九二七年十月，黄安^①麻城的农民闹起义的时候，“蒋该死”^②从武汉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向起义的农民进行“围剿”。一面又在各地张贴“安民布告”，其中有一条是“严禁送盐上山”。

大别山区的老百姓看到布告，都暗暗为赤卫队耽心。赤卫队在山上没有油吃还可以熬过去；没有盐，那可不行。人不吃盐就要四肢无力，浑身发软。这怎能打仗呀？

不久，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说赤卫队带消息下来，山上有“神仙盐”吃，父老兄弟們不要再耽心了。

这消息传到白匪军官任永甫^③的耳朵里，他把桌子一拍，高声喊叫：“哪来的什么神仙？老子就不信！给我严密封锁，宁肯杀错一千，也不许放过一个老共。”

一个星期以后，几个白匪军忽然抓到一个白胡子老头，送到营部里。任永甫气呼呼地喝问道：“喂，老头子，

① 黄安，即今红安。

② 蒋该死，群众对蒋介石的蔑称。

③ 任永甫，是蒋匪帮夏斗寅的部下。

你是什么人？”

白胡子老头满脸皺紋，双手瘦骨嶙峋，可他站在任永甫面前，凜凜然好象山上一棵蒼勁的古松，任凭对方怎样审問，他却旁若无人，一言不发。任永甫气得两脚乱跳，指着老头鼻尖，嚷道：“你是木头菩薩！怎么光瞪眼不会說話？”

一个匪兵上前說：“报告长官，这老头是个聾子。”

任永甫說：“你把这聾子弄来干什么？”

“他往山上跑嘛，請长官走近一点講話！”

任永甫只得走近老头身旁，用手攥成一个筒筒朝老人的耳朵喊問道：“老头子，你是什么人？”

老头子摸摸胡子回答：“中国人！”

“混蛋，我不曉得你是中国人？是作什么的？”

“木匠。”

“你上山去干什么？”

“打柴！”

老木匠說完这句话，嘴巴象被封条封住似的。任永甫好說歹說，他总是一声不哼，头高高地昂起。

任永甫的肺都气炸了。他一手擎起皮鞭，雷声震耳地喊着：“我看不使鞭子，你是不会說的！”說着狠狠向老人抽去，抽一鞭，問一声：“說实話不？上山干什么？”

这样狠狠地抽了一陣鞭子，打得木匠遍身鮮血橫一道、豎一道冒了出来。可是匪徒們枉費心机，从老头嘴里

照旧榨不出一句話来。任永甫无可奈何地靠在太师椅上，心想：“如今这些穷鬼們，只要老共跟他們說几句话，就都象喝了迷魂湯一样，連鞭子也沒用了。哼，我就不相信这个，今天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任永甫抓耳挠腮地正在想坏主意，忽然他贼眼珠子一轉，轉到老木匠身上穿的那件厚墩墩的短棉袄。他想：“虽說‘二八月里乱穿衣’，可老头上山砍柴哪用穿这么厚呀？”他一想到这里，就向一个匪兵叫道：“把老头子的衣服剥下来！”

任永甫从匪軍手中把衣服接了过来，拾在手里，觉得很重。他翻口袋，扒了扒衣縫，也沒寻出一点痕迹。任永甫的贼眼珠子又一轉，便用茶水把衣服浸湿，用舌头一舐，他立刻摇晃着脑袋，象野猪般嚎了起来：“嘿嘿，赤卫队的神仙也逃不过我的巴掌心！我道真的有什么神仙帮助老共，原来就是你这穷骨头呵！老头子，你的死期到了，还有什么話說？”

“我的話多得很！”老木匠听了土匪头子的这一番話，一点也不聾了。他推开押住他的两个匪兵，顫巍巍地用手指着任永甫的鼻尖，話象决堤洪水：“你們这群伤天害理、狼心狗肺的家伙。你們杀掉了我的儿子，奸淫了我的儿媳妇，踢死了我的老伴！我不帮助赤卫队杀你們这群野兽去帮哪个？告訴你們，你們今天杀了我这老骨头，天下象我这样的人是杀不完的！”

原来老木匠把盐化成了水，把棉衣夹层里的棉絮浸透，放在树荫下晾干，再把它缝进夹层里，就这样把盐送上山去。

任永甫杀死了老木匠，以为万事大吉了，盐再也不会送上山去了，马上聚集几个匪军长官，大摆筵席喝酒庆功。匪徒们正在大吃大喝的当儿，匪军又抓进一位留单发辮的姑娘。

“报告，又抓住一个上山去的土匪！”

任永甫抬头一看，只见这姑娘目光凛然，不禁倒吸了一口气。他把桌子一拍，高叫一声：“你是什么人？”姑娘没哼一声。任永甫仔细一看：姑娘身上只带一条扁担，挑两筐箕黄土。他想：穷骨头们又在玩什么花枪？这姑娘衣衫单薄，绝对不能带盐的，倒是这黄泥巴？……想到这里，他指着黄土问：“你挑土上山去做什么？”

“上坟。”

“谁的坟？”

姑娘的头向上一仰，说：“老木匠的！我是他的女儿。”

任永甫说：“今天一不是寒食，二不是清明，又不是老头的忌日，哪有上坟的道理？来人，把这黄土检验一遍！”

检验的结果，发现有盐拌在里面。任永甫高声嚎叫：“穷棒子们！想的真也不错呀！来人，把她给我拉下去枪毙！”

正說話間，一群匪兵又押進一個媳婦，媳婦也口口声声自稱是老木匠的女兒。

任永甫暴怒吼叫起來：“老头子哪來这么多的女兒？你是來送死的！統統給我槍斃！”

話聲未落，又一群匪軍押進十幾個男女，他們異口同声說：“我是老木匠的女兒！”“我是老木匠的兒子！”

一会儿，又成百上千的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吼着叫着沖了進來。

這時，匪兵們一個個吓得縮頭畏腦。任永甫心里很焦躁：這些窮鬼怎麼這麼齊心？这么多的人，往哪里押？押誰放誰？一時也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任永甫覺得眾怒難犯，只得把捉來的人放了。

從此，“嚴禁運鹽上山”的禁令失效了。

在黃獅渡口

白匪軍“圍剿”老根据地，一次一次都失敗了，匪徒們就采取了經濟封鎖政策。这样一来，在老根据地食盐奇缺，一块銀洋有时連四两盐都买不到，吃盐比吃什么都困难。

一九三二年那年，新年快到了，高陂赤卫队想到白区搞一批盐来，好让各家各戶过新年的时候，都能吃上盐。主席批准了赤卫队的要求，于是副队长吳煥高帶領二十名赤卫队员立即出发了。他們走到和白区交界的珀玕，老吳让大家先住下，先派了一个人化装到白区去探听情况。

黃獅渡口东岸不远，是一条街，西岸紧靠着山林。从黃獅渡口东岸的那一条街起，一直到洪門岭远远近近的村庄，都駐扎了白匪軍。最近两日，天天有从临川、許湾、金溪等地运盐的汽車，开到黃獅渡口、洪門岭一带。

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吳煥高立刻把赤卫队员們召集起来，商量怎样搞一車子盐的办法。

有的人說：

“装盐的汽車来了，我們开枪打，汽車一停就搬起盐走。”

有一个叫陈新彩的，平日最会出主意，他說：

“我看要順順利利地搞一車子盐，就不能开火动武，一开火，附近白匪軍赶了来我們就搬不走盐了，还是文搞为妙。”

大家一听陈新彩說要文搞，就忍不住七嘴八舌地問：

“老陈，你說怎样个文搞法呀？”

陈新彩微微一笑，压低嗓門說了一陣。队长很贊成他的主意，接着对大家說：

“老陈的主意硬是好！赶快叫珀玕农民协会組織几十个人跟我們一块去！”

这天下午，在离黄獅渡口西岸不远的公路上，出現了一个检查哨，有四个穿着白匪軍装的哨兵荷着枪，在那儿游来摆去。旁边靠山林的地方还有一个小茅草棚，里面坐了十几个官兵，也穿着白匪軍装。

这一天，太阳刚刚下山，“嘟！嘟！嘟！”一部装盐的汽車从金溪开过来了。几个哨兵看見汽車来了，迎上去端枪横在公路当中，大声叫道：

“停車！停車！”

“噉——”汽車煞住了。

“車上装的是什么？”

“盐唄！”車上一个押运的白匪軍冷冷地应了一声。

“什么盐不盐的，下来，我們要检查！”一个哨兵凶叫着。

汽車上两个押盐的白匪軍懶洋洋地爬下車来，嘟着嘴說：

“检查吧！难道我們还装着什么私貨不成？”

这时，茅草棚里也有人高声吼叫：

“連长命令，把車上的人帶过来問話！”

“是！”一个哨兵应了一声，就对押盐車的白匪軍說：

“走，到我們連长那里去！”

“走就走吧！”

連长坐在茅草棚里，板起脸孔問：

“你們是哪一部分的？”

“二十九师后勤处的。”

“汽車上裝的什么？”

“盐！”

“軍部最近得到情报，說你們經常走私，把盐和枪支弹药运到苏区去。現在你們老老实实在地說了吧！象这样的勾当你們作了多少回？”

两个押盐的白匪軍吓得脸如白紙，哭声哭气地說：

“沒有呀！我們一次也沒做过这样事呀！”

“你們叫什么名字？”

“我叫敖得清！”

“我叫李順仁！”



“好呀！你们还想赖三塞四——不认账，人家报告的就是你们两个。来，绑上！”

“连长！我们冤枉呀！”

早已准备好了绳子的化装的赤卫队员，不管三七二十一，走上去把这两个押盐的匪兵捆得结结实实。

这时，吴焕高把自己头上的白匪军帽子摘下来往地上一摔，严肃地对两个押盐的白匪军说：

“告訴你們，我們是紅軍！這車鹽就是要運到蘇區去的。”立刻，他又把一面卷起的紅旗打開來，朝山那邊搖了幾搖，大聲命令道：

“快把鹽搬下車來運走！”

不一會，隱藏在山林里的其他的赤衛隊員，和一批臨時組織起來的老鄉們，看見隊長揚起了紅旗，就担着籬担飛也似的跑了出來。

一汽車鹽，全部都被赤衛隊員和老鄉們搬下車來，裝在籬里，一担接一担挑着運進山里去了。

兩個白匪軍干瞪眼毫無辦法。最後，他們被老吳狠狠教育了一頓，打發回了家。

搜集整理者：章廣忠

流傳地區：江 西

两 支 枪

在井冈山下的行州村，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一队生龙活虎的小战士，手持梭标在操练。歌声飘荡在山谷里。

他们是少年先锋队。

山垌上、岔路口，每天都有少先队员们站岗放哨，盘查来往行人。可是他们总觉得手持梭标、木棍站岗放哨，没有拿着枪筒子威风，他们老想着：“要是有几支枪多来劲呀！”十六岁的队长李焕文和少先队员们，几次去找乡政府主席李大伯要枪；李大伯总是和气地对他们说：“孩子们，我们的枪一定要给红军叔叔用，好让他们多杀几个白狗子。等你们长大了，当上红军，还愁不发给你们枪枝吗？”李大伯的这番话，讲得大家闭口无言，可是大家想得到一支枪的心，却总是放不下来。大伙一聚在一块，就叽叽咕咕地商量着，想找出个什么妙法儿弄到几条枪。

事情可也真凑巧，有一天，队长李焕文，接受了挖冬笋的任务。他带着四个队员在村外一片竹林里挖冬笋，远远看见有两个人影走来。他们鬼鬼祟祟，好象生怕被别人发现似的。再留神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个开小差的白狗